

中国艺术精品系列丛书



閩東畫寫集

——写的游
戏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严东速写集：写的游戏 / 严东绘. —北京：中国画报出

版社 2005.8

(中国艺术精品系列丛书；6)

ISBN 7-80024-795-3

I. 严… II. 严… III. ①速写－作品集－中国－现代 IV. J2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99721 号



《中国艺术精品系列丛书》(6)

严东速写集

责任编辑：钟荣华 郑学文

中国画报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

邮编：100044

制作：北京远见未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刷：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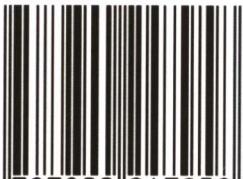
开本：889mm × 1194mm 1/16 印张：2

书号：7-80024-795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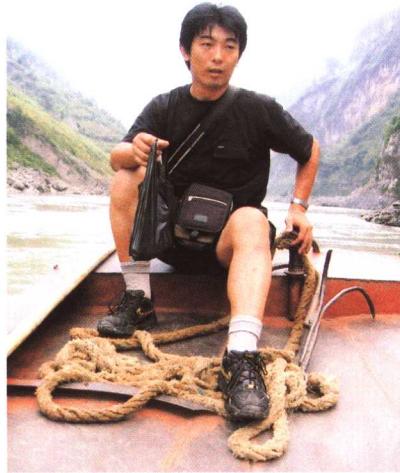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全套书定价：480 元 (共十册)

ISBN 7-80024-795-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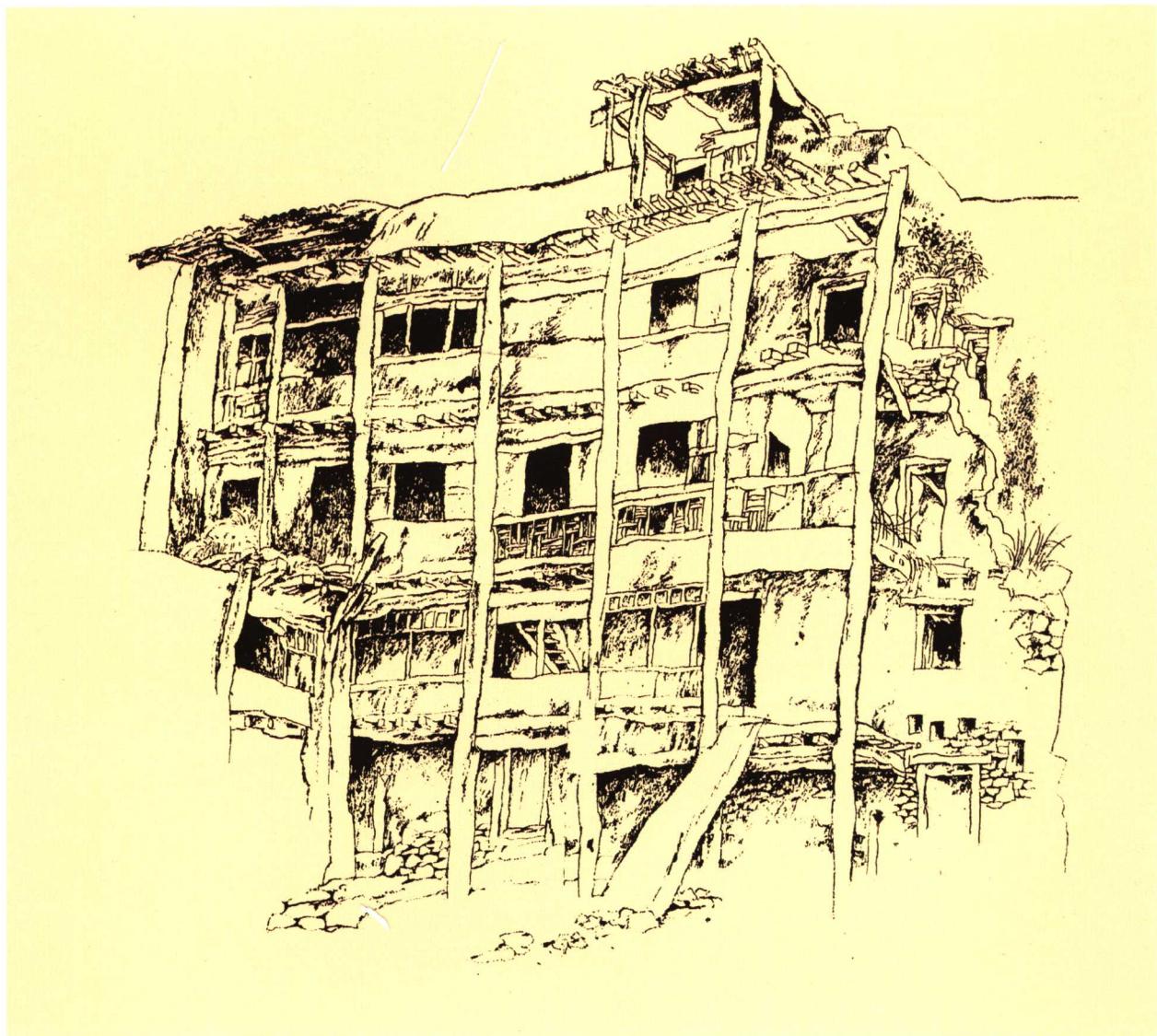


9 787800 247958 >



严东：一九六七年生于北京，一九九二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，二〇〇三年毕业于美院国画系胡伟工作室研究生同等学历班，一九九二年任教于北京工业大学工作到今。

阿坝卓克基乡的官寨，当年的老土司早已不知去向，留下风雨飘摇的土城堡，伫立在高高的土岗之上，远远望去，备感孤单。顺着木梯爬上，撩起了厚厚的尘土，脚下的木板发出吱吱的声响，惊走了一群落脚的鸟鸦。黑黢黢的房子散发着阵阵霉味，阵阵冷风吹过，顿感毛骨悚然。头顶一束光线透过破旧的顶棚射下，落在身后墙壁上。走到窗边，外面是一片蓝天和蓝天下连绵的远山。



画画儿的严东与严东的画儿

严东和我可以说是发(fā四声)小长大的。我们都爱画画儿，而且是一个院子里的孩子。我记得十来岁时候的严东瘦瘦高高的，戴着大框的眼镜，头发自来卷儿，总背着一个绿布面的画夹子，看上去是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的艺术学徒。严东很早就立志要画中国画，可能是我一直想画油画，所以特别敏感他从来管油画叫西画。是不是受了最早教他画画儿的老师周思聪的影响，那就知道了。

现在画画考学的孩子可真多，可难以碰见几个在街头田间画写生的，他们都钻进美术考前班里画模特去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就是我们学画画儿的那一拨儿可不这样。那时北京的老胡同还多着呐！圆明园还是块儿野地。我们几个画画儿的孩子凑在一起到处画写生，远的地方还去过房山十渡和快到承德的兴隆山区。严东画速写最多，还有水墨画。别人带回来的画按张算，他按本算。北京城里的胡同门楼，东郊民巷的西式教堂，这些有年头儿的老景物是严东最常画的。当时怀旧这个词还不时兴呢！我估计肯定有他画过的地方现在已经拆没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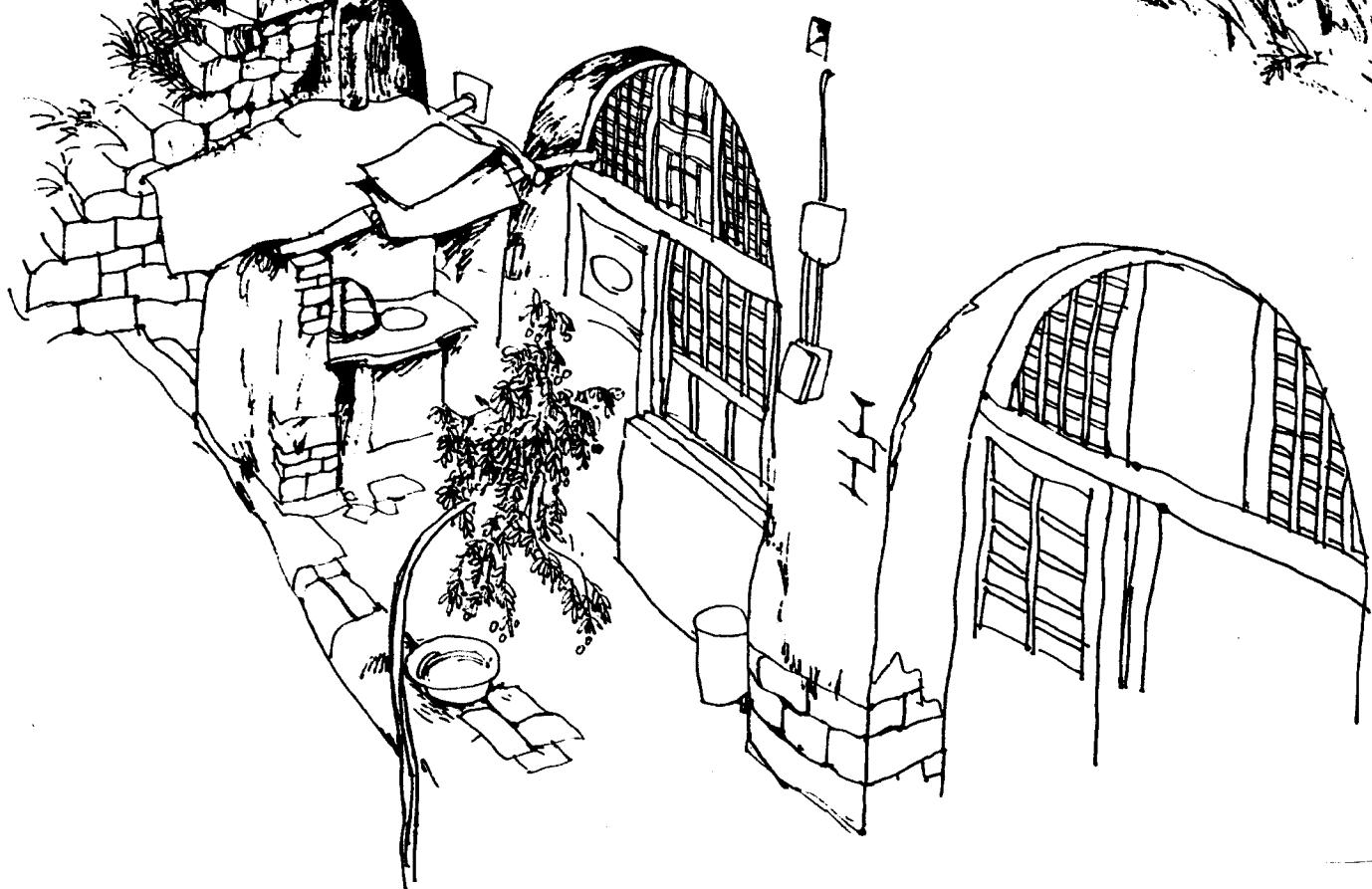
一九八八年，严东考入中央美院国画系，在那以后，我们在一起的话题就比较专业了。画国画是一门大学问，要博古通今。每隔一段时间我就到他在小月河畔的家中斗室聊上半宿，听他谈谈学艺的心得，看他新画的画儿、新买的书，和他一起看髡残、龚贤、林风眠的画集。那些他用勤工俭学挣的钱买的成套的画集，对那时的穷学生来说是很奢侈的哩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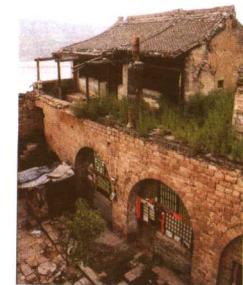
印象深的还有每次见到严东，他总是刚从太行山写生回来，要不就是马上要进藏考察，似乎总在旅途的间歇，这种感觉一直到现在。他在北京工业大学任教十余年了，年年总要带学生到全国各地实习考察，每次所带的速写本都画的满满的。看着他这些旅途中的视觉记录，我借他的眼睛看到了远离大都市的山间村落，古镇江畔矗立的古老建筑，宛若一座座无言的纪念碑，诉说着已逝的时光与记忆。我也通过他的画儿，再一次认识了这个勤勉、多思、自强的艺术同道。

东奔西跑的严东笔下的风景速写的耐看之处，在于造型与行笔之中的韵味与讲究。不难看到这是与他多年对传统中国画的体味和研究分不开的。他深爱龚贤的悠深意境与积墨、运笔的功力，也叹服林风眠忧郁且雄浑的画面气象与开拓精神。在他的以建筑为主体的风景速写中，作者并不甘于客观、冷静的视觉形象再现，而是在描绘对象的结构、形象的同时，体会画面取舍、线形关系的处理与组织，从而使每一幅写生在传形的同时，努力接近尚意的境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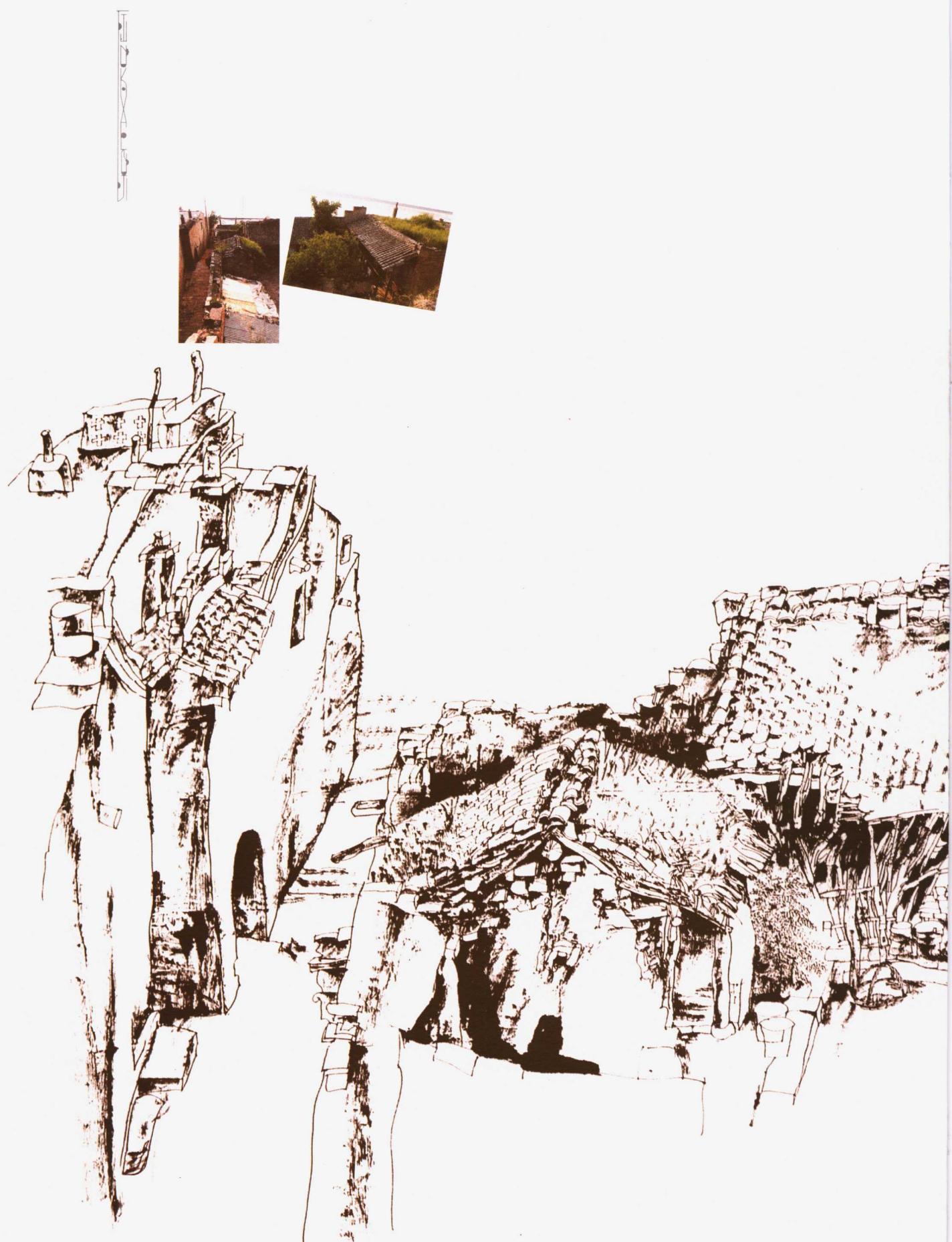
中国传统绘画美学，尚『意』、尚『简』、尚『天真』、尚『平淡』。当今艺坛风起云涌，各领风骚。于今日艺坛有所作为，又不失去自我，不被功利心吞噬，实在不容易。我看严东的速写，其实也是在看他这个人——率直、不峻急、情趣自然。似乎这是个大潮流之外的选择，但我认为是可爱的、值得珍重的态度。

二〇〇五·九·三
马小腾





二〇〇四年八月，山西·碛口——黄河古镇。对岸是陕北，伴着静静的水声，河边那座孤独的老屋显得形单影只。



我眼前的黄河永远地流着。这里，除了水声什么也没有，曾是人声鼎沸的码头，木船来往穿梭，乘船可以到达你想去的任何地方，而如今哪里也去不了——老码头只剩下了一堆房子和蒿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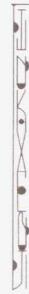








二〇〇三年，夏日，青岛，信步街市，阳光耀眼，海风游荡，阅读着老城的情节种种，仿佛城市在走，我停着。









雨后的院子很干净，屋子对面是一堵可爱的老墙。
爬山虎和嫩绿的苔藓附着在那满是皱纹的脸上。